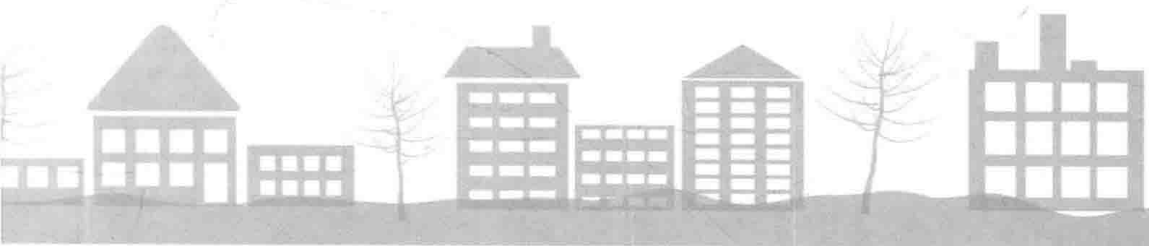


我的 房 事



焦桐

我的 房 事



焦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房事 / 焦桐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214-20602-2

I. ①我… II. ①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8435 号

书 名 我的房事

著 者 焦 桐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内文设计 若 能
标识设计 陈禹廷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9.5 插页 2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0602-2
定 价 49.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南京评论
Nanjing Review

文字的无能为力,恰恰势不可挡

自序

我出生于曾有“文化沙漠”之称的高雄市，求学的年代，书店少得可怜，艺文活动几乎没有，我常幻想着有一天家乡能摆脱文化沙漠的耻名。

2001年，我成立“二鱼文化”之后，脑海里经常浮现一种意象——手不释卷的新台湾人。他们总是背着书包，手里拿着正在读的书籍或站或坐，在捷运、公交车、咖啡厅、餐厅等等各种公共场所兴味盎然地阅读着，他们，也许不算富裕，却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的购书预算。我的梦想可能有点滑稽，但我清楚梦想的内容，因此敢于继续梦想。

我们出发的时候，台湾出版业正急遽走下坡，形势几近“崩盘”。我并非不明白。因此，以贫穷为师，成为公司创立的精神。我相信，经济不景气并非孤立存在的现象，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陶渊明的诗也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表面上经济萧条，其实埋着繁荣的种子，萧条与繁荣原来是共生的、相互转换的。

从前我完全没有出版经验，从最不景气的年代出发，又是“烧”自己的钱，更意识到要努力求生存，得勤奋工作，讲究质量，认真学习控制成本。我庆幸自己不是在景气最好的时候出发。

虽则出版社、杂志社多由妻子谢秀丽在操持，然则在江湖上，

商人的新标签几乎掩盖了作家的旧身份，我勉励自己别介意：好商人才会是好诗人。莎士比亚即是最典型的例子；STARBUCKS的三位创办人原来也不是生意人，鲍德温（Gerald Baldwin）主修文学，是英文老师；波克（Gordon Bowker）是作家；席格（Zev Siegl）则是历史老师。

没想到离开了报纸副刊岗位，还继续从事文学传播工作：邀书，编书，营销书。原来我一直深爱着媒体工作。这种习性竟变本加厉，在2005年创办《饮食》杂志。我大概觉得吃饭绝非小道，它包含了文学、艺术、哲学、科技乃至治国原理。即使对个人而言，也是非常要紧的品味和修养，相对于视觉和听觉，味觉器官显得多么重要，又多么刻意被忽视。饮食是味觉、视觉、嗅觉乃至听觉一起进行审美活动，不谙滋味的人自然是粗鲁无文的，远比不能分辨音乐、绘画更值得吾人怜悯。

办杂志仿佛是传统文人的宿命。《饮食》杂志令我陷入恐怖的忙乱之中：创作、研究都中断了，日子好像是一个月一个月拖磨地过。我感受到岁月和经济催逼的暴力，两年后遂将这本月刊改成季刊，带着弥补的心情，重新面对创作和研究。

最近整理书稿，发现近年来的创作与研究，多聚焦在饮食，将陆续出版。此外，有一些不易归类的文章，和从前的书写相近，遂有了编辑出版的念头。本书卷一所辑多半为《最后的圆舞场》内容，卷二所录大抵是《我邂逅了一条毛毛虫》，这两本书已绝版多年，于是又汰删了几篇旧作，并增补一些新文章，辑成《我的房事》，代表再出发的决心和意志。

2008年3月17日

目录

自序 1

卷一

提醒——序焦桐散文《在世界的边缘》 张艾嘉 3

在世界的边缘 8

后记 72

卷二

我的爱河 77

我的运动史 82

我的房事 88

星期四晚上 94

当亲爱的人病了 99

摩托车 102

第四堵墙 108

论饥饿 114

论诗人	122
论台语电视连续剧	132
论旅行	134
夜宿九九山庄	142
陨石的故乡	145
司马库斯古道	148
猴山岳的咖啡香	156
能高越岭	158
南仁湖印象	167
精灵的家乡	175
最后的跳舞场	180

卷三

两本书的故事	187
音乐生活	188
航向命运海	190
位子	192
越狱	193
候车室	195
下午茶	197
小伍	199
顽石老人	201
白日梦	202
讨债	204

袋鼠装	205
冤家	207
蜗牛角上的战争	209
坠楼人	211
人性难愈的伤痕	213
吃药	215
哄太太入睡	217
和肥胖赛跑	219
梦的曝光	221
带着怀旧的心情面对未来	222
大蒜	224
擦肩而过	225
我邂逅了一条毛毛虫	227
规矩	229
将心灵打扫干净	230
禁忌之岛	232
右脚的某一根脚趾头	234
生活的美学	236
宇宙的叛徒	238
罪与罚	240
道德的大衣	242
鬼见拍手笑	244
汉元帝嫁老婆	246
兰花盗	248
善心人士	250

人人需要包青天	252
虚张声势	254
虚胖	256
再见，中产阶级！	258
异乡人的新棉袄	260
即将寒冷的热情	262
温泉地带	264
商业地带	269
童年的山	273
童年的河	275
那只晶莹高贵的玻璃杯	278
风之谷	280
梦魇	282
五指山的泪水	284
凋零	286
寂寞的远路	289

附录

焦桐与叶振富之间	蒋 勋	295
人间与土地的踏履	向 阳	299

卷一

提醒

——序焦桐散文《在世界的边缘》

有一部电影叫做 *Out of Africa*，中文翻译成《远离非洲》，但是我总觉得应该叫做《远在非洲》。那是一片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踏上的土地，也没有想到它对我人生的影响。

若非焦桐要我写这个序，我几乎忘了一年就这么匆匆地过了。

1994年，台湾展望会前往非洲扎伊尔的访问团像一队刚打完败仗的部队，从我自己开始，喉咙发炎，鼻子只有在某一个姿势之下可以呼吸，连带着点烧，由新加坡上飞机和台北团员会合，昏昏沉沉的情况下，会长为我介绍七位来自不同报社、电视台、杂志的新闻界高手，但不幸有一半是病歪歪的，大家来不及交换名片就先交换各式各样的“抗生素”、“喉糖”、“退烧药”。其中，焦桐的药最齐全，怪不得人家说患难之中比较能结交朋友，而加上自称为“天下第一美女”的爹的焦桐，每日工作完毕后，坐在晚饭桌上，一定要告诉大家他的女儿是多么的美丽，这种心情在那一群人中大概只有我了解，尤其是当你必须远离你的孩子，更尤其你又身在一个周围都是无家可归、有家也归不得的孩子们的国家扎伊尔，我们更会分外思念自己的孩儿，更会为这些街童们感到痛心，也不断地深思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远离非洲》那部电影里，女主角在离开非洲之前，请她的非洲仆人把手套脱掉。在今日的东非肯亚，依然可以感觉到英国

当年遗留下来的殖民传统。如果你到肯亚山或 MASA MARA 去旅行，必然会进入那一望无际的草原里去寻找各式各样的动物，狮子、老虎、花豹、犀牛、长颈鹿、狐狸、大象……那里是它们的家，人类则是坐在汽车里不可以下来的另一种动物。每一部车辆总有一位非洲土人，手上抓着一枝长枪，他是我们的仆人，当我们请旅馆准备午饭盒时，旅馆拒绝为这位仆人预备，除非我们自己喜欢多带食物，到时候吃剩的可以给他。不知为何，这件事令我耿耿于怀许久。非洲土人手上的那对白手套好像永远不能脱下来似的，他们卑微地活着，与天与地还有与他们平等的野兽一起生活。上天赐予我什么，我就应拥有什么。第一次我到非洲，被这一种宽大和简朴深深感动了。但是第二次在离肯亚不远的边境瓦佳 (Wajen)，我看到一句令我惊心的字句：God's Wish is not men's Wish。(上帝的希望不是人们的希望)。是什么让非洲人这么愤怒？是什么令他们如此绝望呢？

干旱！长年来的天灾，土地上不再生产，动物和人不断死去。同时，妇女不论是因宗教原因，或恐惧自己孩子的死亡率太高，在无正式教育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地生育，食物不足、营养不良，引起了各式各样的疾病。这两年来难民营中所见过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是身上没有带病的，这种恶性循环就如雪球般的越滚越大，相信我们国家的孩子还没有听说过舔鼻涕来解渴吧！孩子，孩子们是最无辜的，在每一双大眼睛里都是不安和疑问：为什么我要生下来？为什么要生在这里？为什么我的肚子永远是空的？为什么我们永远都在逃亡？我们能用什么去回答他们呢？“是因为你不幸！”但为什么我那么不幸呢？我比其他人种笨吗？我比他们懒惰吗？如果都不是，那为什么？

1992年，不是美国大肆宣传了老美英雄式的驻军拯救索马里，可能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地方。新闻片中瘦骨如柴的人们在天灾、内战中挣扎地活着，每次看到数十个孩子抢那一盒布满了苍蝇的饭，他们的尖叫声随着那跌落到泥泞地上的饭盒而转成哭声，嘴里依然嚼着一点点粮食才是他们明天生存下去的希望，我一次又一次地怀疑这个世界上有这么悲惨的地方吗？直到自己走进了索马里的难民营才知道这是事实。多少孩子都在死亡的边缘，多少孤儿蹲在雨水下发愣，一位本地的救援工作人员说：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无怪乎“拜多”这个城又叫做“死亡城”，任何一个愿意在这里住上多过一天的人都是勇敢的。从92年到94年，索马里整个局势并没有好转，当我们与展望会正在扎伊尔访问时，得知在拜多的展望会总部被炸，其中一位外国工作人员重伤被送走。

我从一些身在最前线的外国救援工作者身上深深地体会到爱心是没有国界、种族、肤色和私心的，我学习到不再用怜悯的施舍的态度，而用同等的心去互助。这几年来台湾和香港的公益活动越来越多，我衷心不愿意看到这些活动成为秀场的竞争、数字的比赛，每一年“饥饿年”这个活动对我是意义重大的，任何一位实际参与的朋友都可以略微感受到远在非洲的难民的苦，或许是十分之一的苦吧。

今年许多父母带了七、八岁的孩子来参加，更有教育作用；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大，而我们人虽然渺小，但我们心却可大到伸展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哥本哈根有一个大型的人口钟，数字板每隔1秒跳动1次，它显示着每分钟有47名婴儿在贫苦的环境中出生，1995年3月

6日，全世界的领袖陆续聚集在丹麦哥本哈根，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高峰会，负起艰巨任务，要求等待援手者做更多事，甚至比富裕国家还多。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一再强调：“没有和平，万事皆变得不可能，不得发展，社会变得没有将来。”但每天报纸一打开，各处的战争消息不断，种族的纠纷，经济发达的国家在金融波动之下，通货膨胀、失业率增高引起更多的社会隐患。

在我们这个表面太平的社会里，父母绝舍不得孩子去吃苦，所以这一代的家长成为赚钱的机器，而下一代就养成为金钱的奴隶。在第三世界里，人民穷于生存，我们的世界里，穷于精神。

从扎伊尔回来不久，又看到卢旺达的战乱，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带领孩子们逃亡时全部被杀，外国救援的粮食根本无法运进去。我立刻想起在 Lumbumbachi 的夜晚，那些被军人追着四处窜逃的游童，坐在地上啃泥巴的婴儿，那是一个我无法理解的世界。但展望会某一处的黑人会长讲了一番话：“不是我们非洲人要把这些内战问题归罪于外国人，但你们要知道非洲有油矿、钻石矿，有太多令外国垂涎的东西，而非洲国家政府的不健全就是最好被他人利用的弱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叛军的武器是谁卖给他们的呢？政治游戏是最肮脏的事，受苦难的就是不值钱的人民的性命，这一点倒是全世界共通。”

焦桐写扎伊尔的散文，让大家和第三世界的中非又彼此多了一些认识。也提醒我们一个国家若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就无法谈发展。种族、省份的分裂将会苦了老百姓，而最无辜的当然就是这些孩子们。

我常常告诉朋友，这一生最令我怀念的旅游就是第一次到东非去玩，去接触大地，但接下来两次再去非洲，仍是毕生难忘，

心情却是完全相反。每一次离开非洲，那里的工作人员总是再三的“谢谢”，而我却带着惶恐的心回到非洲。我不知道在歌舞升平的环境里，人们听得见远在非洲的求助吗？

我已经相当厌烦听到有人问：

“为什么要救援非洲的人？那里的一切关我什么事？”

我只祈求千万不要有一天，当我们必须向外发出救援的讯息时，别人会这么说：

“台湾在哪里啊？那里关我们什么事啊？”

张艾嘉

1995年3月